

童年印记

□罗玉明

城市的霓虹灯火、高清影院的巨幕光影,早已取代了旧日农村露天电影的朴素景致。可每当夜深人静,我的脑海里总会反复浮现那些年少时追着电影奔跑的时光,那是我一生最珍贵、最难忘的童年印记。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,我们看电影的方式主要有两种,一种是到公社礼堂买票看,另一种是看公社电影队下乡巡放的免费露天电影。两种方式各有滋味,却都承载着我们独一无二的童年欢喜。

公社礼堂的付费电影,是童年里奢侈又珍贵的期待。每每听闻公社近期有新影片上映,我便日日惦记。为了争取到一次观影机会,我会乖巧懂事,主动帮父母做家务、割猪草、收庄稼,趁着父母闲暇之时,小心翼翼地央求、哭闹,软磨硬泡。

相比于稀缺的公社付费电影,公社电影队下乡巡放的露天电影,是我童年最热烈、最执着的向往。

得知放映消息后,心里就充满了期待。白天的农活似乎都变得轻快起来,孩童们更是无心玩耍,期盼着天色快点暗下来。

夕阳落幕,晚霞染红半边天际,一群孩童结伴出发。一路上,我们追逐嬉戏,猜测着今晚播放的影片,憧憬着荧幕里的精彩故事,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纯粹的快乐与热烈的期盼。

彼时的露天电影,一方悬挂在两根木杆之间的白色幕布,一台老旧的放映机,一台嗡嗡作响的发电机,便是全部设备。

夜色渐浓,放映机缓缓启动,一束明亮的白光穿透黑夜,投射在洁白的幕布上,伴随着“哒哒哒”平稳的运转声,精彩的画面缓缓浮现。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聚焦在荧幕之上,全身心沉浸到跌宕起伏的剧情之中。大家跟着剧情欢笑、感动、紧张、唏嘘,夜色里的光影流转,治愈了所有劳作的疲惫,温暖了整个农村的夜晚。

电影结束回家时,为了看清脚下的路,大家就地取材,在路边寻找干枯的麦秆、稻草、玉米秆,扎成简易的火把。一束束微弱的火光在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摇曳闪烁,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。大家边走边热议着电影里的精彩情节,分享着观影的喜悦,脚步声、说笑声在寂静的夜色中久久回荡。

在所有观影记忆里,观看《三打白骨精》的经历,是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回忆。时隔多年,画面依旧历历在目,清晰如昨。

当天,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,乡亲从四面八方赶来。很快,偌大的学校操场便被挤得水泄不通,密密麻麻全是人影,连操场的边角、围墙上,都挤满了观影的人。

赶来的乡亲依旧络绎不绝,无奈之下,电影队工作人员只好把放映场地转移到一片空旷的露天坝。

消息传开后,所有人纷纷起身跟随人流奔赴新的场地。那一刻,我亲眼见

证了最震撼人心的画面:乡亲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,如潮水一般,向着新的放映地点缓缓涌动。密密麻麻的人流绵延几里,脚步匆匆却秩序井然,成为乡村夜晚一道壮观又动人的风景。

一夜光影落幕,欢乐渐渐消散。第二天清晨,村民们出门劳作时,看到令人心疼的一幕:道路两旁原本郁郁葱葱、长势正好的麦田,被昨夜涌动的人流硬生生踩出了一条平整宽阔的通路。

那一条麦田里的大道,是一代人奔赴热爱的见证,是农村烟火气最真实的写照。如今想来,那片被踏出大道的麦田,那场人山人海的观影盛会,那份全员奔赴的热忱,再也无从复刻,成为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绝版风景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变迁,几十年弹指而过。老旧的放映机、飘扬的白幕、喧闹的人群、摇曳的火把、麦田里的大道,一幕幕、一帧帧,拼凑成我独一无二的童年,镌刻着我珍贵的乡愁。是我无论走多远、时隔多少年,依然念念不忘的童年印记。

小说《村里的小先生》——

寒露中的小先生

□刘泽安

(上接2026年9月3日4版)

高大叔称他为小先生,他也就接受了小先生这个称呼。小先生没有时间去找穆支书,可窗台上的菜总没断过,时常是不同的品种,水灵灵的。穆支书听高大叔讲他在找土地种菜的事,找到学校来了。支书一见到他就拍了拍他的肩头:“小老师,习惯了吗?一会儿开个全校师生大会,我要讲几句。”

有什么不习惯?他并没觉得。

村支书到学校来开师生大会,也不是奇怪的事,关心学校的发展,关心师生的健康,是村里的责任。

袁老师、龚老师和他分头把学生招呼到操场上。学生你挤我、我挤你,密密麻麻地从茶花树、黄葛树下会集到不平整的操场,自觉地按照班级排列。整个操场上闹哄哄的,学生们你一句我一句不停嘴。

“干什么又要开会?”

“穆支书又来给我们训话了。”

“支书大嗓门,一声惊鸟鸣。穆支书的声音可以把黄葛树上的鸟儿都吓下来。”

“穆支书讲话又长又幽默,还是很好听的。”

学生们的议论,他都能听见。穆支书来学校开会讲话,同学们觉得是很有趣的,一学期来不了几次,一般是开学散学各来一回。

穆支书站在操场上,三个老师在他的左右。支书不像老师,不怎么讲究,穿着大大咧咧,衣服上还有泥巴,裤腿挽得高高的,典型的山村里的老农,想不到的是他讲起话来不比老师差。

“老师们,同学们!同学们,老师们!今天我代表村里,也代表全村的老少爷们儿说几句话。袁老师和龚老师是本村的老师,大家都很熟悉,是我们的好老师。今年新来了一个老师,大家都认识了好多天了,不错吧?小牛老师可比我们田里的老牛厉害多了。”全操场上的同学们哈哈大笑,小先生却尴尬地站在那儿,脸红了,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场面。

穆支书把手往下按了按,同学们的笑声慢慢地停了下来。“同学们,小牛老师可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,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分来的第一个师范生。我去接他的时候嘴巴都笑得合不拢,心里特高兴,一路话都没有停下来。挑着老师的行李担子,那个劲啊真是使不完。”

他有些手足无措,看着同学们那清澈有神的双眼,心里有愧。其实,在毕业的那几天,同学们都在打听自己的分配去向,谁也不愿意去那些偏僻的农村小学校,他也不愿意。派遣通知书到了,那是没办法,硬着头皮来的。

“同学们,我们板栗村小学尊师重教的传统不能丢。老师的菜不能断顿,哪有老师自己种菜的道理?同学们回去跟爸爸妈妈讲清楚,自己家里有的,老师的窗台上要有,自己尝鲜前先送老师尝尝。这些能做到吗?”

“能做到!”想不到操场上响起整齐的声音。

他愣了一小会儿。他能想到的不只是感动,更是发自内心的谢意。

穆支书跺了跺脚:“最后我强调一点,学校以前是寺庙,寺庙里面有个凤凰书院,书院里的老师都叫先生,我请同学们今后叫小牛老师为‘小先生’。小先生,多好听!能记住吗?”

“小先生,能记住!”

“小先生。”同学们的声音拂过了山茶花树和黄葛树,究竟传了多远,他不清楚。

从这一天开始,板栗村的村民和学生都叫他小先生,小先生成了特指他的称号。连窗台上的纸条都是:“小先生,您的菜还有没有?”

寒露快到了,小先生的菜没缺过。

寒露是个不起眼的农历节气,孩子们的少年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印象,也很少听大人唠叨过这个节气。它就像一片随风飘逸的落叶,究竟飘到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落下来也没有定准。人们怎么会记得起这个节气呢?它本是秋天的一个节气,不应该有一个“寒”字,但几千年的文化不是一个字能解释得清楚的,这个节气与一种植物、一种花联系在一起,没有办法分割。

寒露其实一点都不冷,只是凉爽了。土里有一种植物——花生,一直在蠢蠢欲动,在寒露还没有来到时,它已经伸出头来,想看一看湛蓝的天空,可它需要借助一种力量来撬动它未来的希望,盼啊想啊,还是村庄的农人们来了,孩子们要做那个撬动希望的人。

农人们来到田里,挥动着锄头,在土里精心地侍弄着。挖深了不行,挖浅了也不行。那脆弱的花生经不起那锄头的亲吻,怕被碰成两截,所以农人只轻轻地挖,不需用力,也不用使劲下功夫。他们把花生和沙土一起丢在路边,慢慢地,人们蹲在路边,把沙土搓开,搓散以后就能见着白白嫩嫩的带壳花生,一粒粒地挨着躺在那儿。

寒露时节,另一种花也该开花了,那就是菊花。

有一句古话:寒露菊花开。菊花开在这个有一丁点儿寒意的时节。黄色的菊花开得漫山遍野,可那种高洁的味道反而愈来愈浓。山野村夫也可以在菊花盛开的地方自由自在地讲笑话、摆龙门阵了。古代的大人物陶渊明就是在菊花开放的时候,一个人在乡野静静地享受着隐士的生活,没有多少人去打扰他,当然也没有多少人来陪伴他,只有那小小的菊花,从早到晚都陪伴着这个人世间大大的隐士。后来学着陶渊明一样想到山中来当隐士的,已经没有采菊东篱下的那份闲情逸致了,更不会关注悠然自在地盛开的菊花了。

菊花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,寒露只是一个节气,重要的是每个孩子心中都保有一份悠然自在,童年的纯真,不像寒露清晨的露水那般慢慢消逝。

(未完待续)



蔡风

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

□吴先勇

夏天的列车驶进秋天的站台

□陈国庆

你听,那是夏天的列车,车轮碾过盛夏的余温,列车一路向前,载着满心的热烈、期许与憧憬,奔赴一场又一场鲜活的遇见。我们坐在列车的窗边,看流云肆意舒展,看骤雨匆匆来去,看人间烟火热烈盛放。终于,悠长的夏日列车缓缓停靠在秋天的站台。

夏天的列车已然到站,秋天的故事

悄然开篇。在列车停稳、车门开启的刹那,涌出的不只是季节的更迭,更是我们心底那些被阳光晒透,又被晚风轻轻吹凉的回忆。而站台的那一头,秋意正踏着脚尖,提着裙摆,用微凉的晨雾铺好红毯,用桂花的暗香写下欢迎的请柬。

站台之上,烟火重生,人间向暖。夏日繁花落尽,迎来了秋叶静美的诗意。清晨薄雾弥漫,秋雾朦胧山河,傍晚映染的霞光落满肩头,各有风雅,各有含义。梧桐叶慢慢泛黄,随风轻轻飘落,铺就一地细碎的芬芳,桂花藏在枝叶间,香艳了整个秋天。

夏日的列车,是盛满生机与喧嚣的旅程。整个盛夏,列车穿行在祖国的山河,沿途是铺天盖地的绿意。清晨有薄雾漫过稻田,沾湿微凉的晨光。正午有烈日炙烤大地,蝉鸣层层

叠叠,铺满整条悠长的街巷。傍晚有橘红色的晚霞铺满天际,晚风裹挟着草木与瓜果的清甜,拂去整日的疲惫。

那些夏日的时光,漫长得仿佛永远不会落幕。清晨有穿透薄雾的朝阳,午后有肆意倾洒的天光,傍晚有染红半边天际的晚霞,深夜有此起彼伏的蝉鸣与蛙声。我们曾在夏日的风里肆意奔跑,追着落日,踩着晚风,把心事藏进漫天星河,把欢喜融进滚烫的晚风。

当蝉鸣的尾音在风中渐渐拉长,第一片落叶像一枚泛黄的邮票,悄然贴在时光的窗棂上,我忽然懂得,季节的辗转,从不是落幕的沉淀,而是光阴轮回的规律。夏天用一腔热烈,丰盈了岁月的底色,秋天携一身清宁,向人间奔赴而来。

秋日的时光,是慢下来的诗意,落叶而漫舞,风清而月朗,它不是落幕的悲凉,而是归于尘土的从容。细碎的光影透过叶片漫溢四方,晚风轻拂绵长,掠过街巷与原野,带着岁月的温柔,安抚每一颗奔波驿动的心。

人生亦如这场夏秋的更迭,在盛夏

的时光里肆意张扬,追逐星光,奔赴热爱,不惧前路滚烫。我们终将在秋日的岁月里,从容接纳所有得失。人生从没有永恒的热烈,亦没有长久的萧瑟,而生命最真实的常态就是重建内心的秩序,并学会与遗憾共存。

风染秋意,顺其自然。我们站在季节的渡口,与盛夏握手作别,与秋天欣然相逢。那些夏天未完成的期许,未说出口的心事,未圆满的句号,都不必遗憾。时光轮转自有深意,盛夏的所有热烈,都是为秋天的丰盈作的铺垫。

时光向来是一场无声的远行,我们都是坐在时光列车里的旅人,永远鲜活热烈,车厢里盛满热忱的豪情、晚风的亲吻,还有无数滚烫又明媚的人间日常。每一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景,每一段旅程都有独一无二的意义。

夏天的列车终会驶离,所有的滚烫与过往,皆为序章;秋天的站台已然抵达,所有的温柔期许,皆可安放。我们带着盛夏的赤诚与热爱,停靠在秋天微凉的站台,收纳过往的遗憾,珍藏岁月的温柔,沉淀浮躁的心境,静待花开的时刻。

站在秋天的站台,与过往的时光温柔和解。秋天是岁月沉淀自愈后的共鸣,是一段光阴换一段如愿的温馨守望,是夏秋交替最亲和的衔接,是枝头成熟的硕果,是田间摇曳的稻浪,是天际澄澈的星月。岁月从不是减法,而是把春夏的故事,酿成了秋天的甜蜜与浪漫。